

华艺出版社

王霞 著

生死关头

21 世纪初最惊险的拯救行动



华
艺
出
版
社



生死关头

21世纪初最惊险的拯救行动

王 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关头：21 世纪初最惊险的拯救行动/王霞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2004.4

ISBN 7-80142-555-3

I. 生…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3224 号

生死关头

——21 世纪初最惊险的拯救行动

著 者：王 霞

责任编辑：宋福江

装帧设计：李秋丽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100083 电话 82885151 转

印 刷：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0.5

彩 插：4

印 数：00001—15000 册 (精 2500 册)

版 次：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42-555-3/I·239

定 价：28.00 元 (平) 40.00 元 (精)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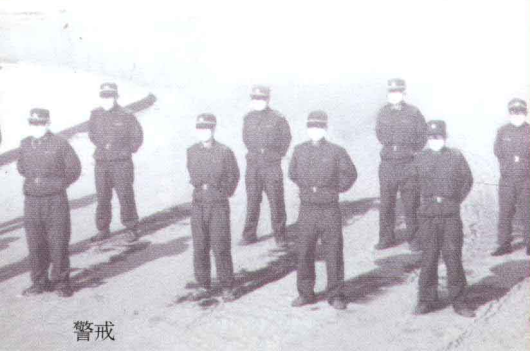
王宏运将军指挥若定



抢救病人



武警医学院
附属医院院长
李玉明



警戒



转移



雷志勇（中）、叶松海（左）代表医学院接受地方支



深夜，附属医院在露天召开常委会



紧急动员



部队政委孙建云在隔离点施工现场



附属医院心内
一科主任刘维
宇博士被追记
二等功



王火感染非典后



张健鹏在急救病房





附属医院领导迎接WHO专家



向WHO专家汇报



回家

武警总部防疫大队李增德队长向火线入党的战友献花



你在写人生伟大

我在做负数

奋战在红区里的部分医务工作者



王辉



陈燕



张春霞



胡彦



胡秦



高恩



李志军



张玉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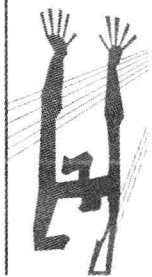
张誉国

摄影：陈建民、李增德、章平根、高雨琴
余建兴、周茂坤、梁凤春、李月保

序 幕	津门幽灵	1
第一部	兄弟姐妹	33
第1章	猝不及防的遭遇战	34
第2章	死亡旅程	49
第3章	地狱之门坎有多高	59
第4章	战略大转移	75
第5章	“信任重于生命”	91
第6章	英雄流血流汗还要流泪吗	96
第7章	风雨如磐	113
第二部	地狱之火	129
第8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30
第9章	走在死神的脊背上	139
第10章	康复楼转移	145
第11章	水深火热	156
第12章	危在旦夕	165
第13章	是生存，还是毁灭	176
第14章	向国务院督查组说真话	186



第三部 众志成城	203
第 15 章 转机	204
第 16 章 不懈的努力	209
第 17 章 迟到的决策	215
第 18 章 恐怖地带的战歌	229
第 19 章 红区指挥部	236
第 20 章 死亡与永生	257
第 21 章 出生入死	278
第 22 章 永不放弃	290
第 23 章 丰碑不仅仅立于天地之间	302
尾 声 人间歌声	311
后 记 不仅仅是责任	327





序

幕

津门幽灵

SARS，又叫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孟某某就是一个“超级传播者”。
这个“超级”一超，竟然感染 SARS 222
人，确诊 SARS 162 人！
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有等待吗？

孟某某在天津先后进入三家医院，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他进入的第一家医院。这家医院由于种种人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原因，就这样踏上了艰难困苦旅程。

世界卫生组织将把 SARS 病毒传播给十人以上的病人，称为“超级传播者”。

孟某某就是一个“超级传播者”。这个“超级”一超，竟然感染 SARS 222 人，确诊 SARS 162 人！

统计数字表明，天津市确诊的 175 名 SARS 感染者中，4 /5 的患者与孟某某的传染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孟某某此时此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成为“超级传播者”，他更没有想到要把死亡的梦呓咀嚼给天津市的人民吞咽，咀嚼给那些欲救他出苦海的身穿警服的白衣战士们吞咽。

可是，事情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濒临渤海，历史上曾是漕粮北运京城、贯穿南北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作为首都北京的南大门，天津是京城之守卫、国都之门户，故人称“京畿国门”。然而，2003 年 4 月 15 日，在广东、香港和北京的 SARS 肆虐了一个时期之后，SARS 疫魔如幽灵一般踏上了津门大地。

15日。这天天气有点糟糕，中央气象台播报：晴转多云有扬沙，风力4到5级。

这“晴转多云”本是天气的自然现象，可人们回头看时却忽然发现它隐藏着与往常迥然不同的暗示和肃杀。中午时分，天空晦暗下来，厚重的云雾如一张紧结密织的大网忽然将整个天空笼罩。起风了，风扬起阵阵沙尘塞满了天空。紧随着阵阵的沙尘，一辆小轿车戛然停在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门前。

轿车刚一停稳，从车上下来男女老少一家五口，他们手忙脚乱，连抱带搀地从车上扶下一个病入膏肓的男人。

男人约半百余，呼吸窘迫，脸无血色，无力行动。他的家人推来了一辆轮椅让他坐上，才直奔门诊部。

男人的双脚只在地上沾了一下。

男人的呼吸有些滞阻且沉闷。

可就是这一瞬间，SARS踏上了天津的土地。

这个男人正是孟某某。孟某某，54岁，河北雄县雄州镇人。由于多年在镇上做电器生意，孟某某在当地颇有名声。然而，多年来严重的心脏病一直缠绕着他，使他难以安心经营生意，更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无力躲避的困扰。几年前，孟某某突发心脏病，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大夫劝他到大城市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但是，把生意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他，总是推脱“没有时间”而将做手术的念头起了灭、灭了起、起了又灭……

4月7日，孟某某再次突发心脏病，这一次，该死的心梗差点又要了他的命。他的胸部疼痛难忍，憋闷气短，还一度出现昏厥。已经濒临死亡线的他清醒后顿然觉悟：是时候了，该到大医院做手术了！

是白洋淀的河湖港岔阻隔了外面的信息，还是SARS的瘟

疫在雄州镇百姓眼中不过是纸上老虎？总之，孟某某和家人在离开家的时候，几乎没有听说过“SARS”这个名字！他们没有迟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直奔北京。

在北京阜外医院求诊时，由于床位紧张孟某某没能如愿住进去。在亲友指点下，他辗转到了北京民航总医院。日趋严重的SARS风暴滚滚而来，在民航总医院，孟某某没有等到手术安排的日程，却忽然发现身边已出现SARS病人！14日，孟某某在出院单上签下“一切后果自负”的保证后离开医院，第二天，在家人护送下前往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坐落于天津市东南，北临迎宾道，南倚世纪大道，东靠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西近月牙河。医院拥有500张病床，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有国内一流的导管介入治疗室（内设有心血管造影数字剪影系统、多导生理仪、射频消融仪等），有CCU监护病房，并有美国动态ECG监测仪等检查治疗设备。

孟某某在北京民航总医院住院时，得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阜外医院是合作单位，设有专门的心血管病诊疗中心，并有8名专家坐诊，中心主任刘维宇博士是国内外知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在阜外医院能做的手术，在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也能做。为了拯救生命，孟某某拖着半条命在轿车里颠簸着闯进了天津城。

坐在急诊科医生面前，已经意识到身处不利之境的孟某某把几个十分重要的情况隐瞒了——

沿着京津高速公路而来的他，声称从河北雄县而来。

刚离开的民航总医院已经出现数例SARS病人，他所住的病区已经有人被确诊感染SARS，他却声称与SARS没有接触

史……

孟某某此时体温测量显示正常，急诊科医生为他挂上心内一科主任刘维宇的专家门诊。就这样，患有严重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尿毒症、痛风等多种疾病，但此时并不发热的孟某某住进了心内一科病区 15 床。

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医疗行为。一名深陷病痛的心血管病人被一家综合性医院的心血管中心收治，无论在医疗道德上还是在医疗规则中，都是一个十分正常和应当的事情。然而，这却似一场即将揭幕的飓风，它凶险狰狞的本能，恰恰隐藏在风平浪静的温柔海面之下，而依附于孟某某身上的 SARS 病毒无疑就是飓风眼，从此，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陷入极其凶险艰辛的境地，从此，整个天津城陷入瘟疫的恐慌和苦难之中。

由于最初接触孟某某的医生都戴上了口罩，因此没有被感染。事后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第一个被感染的是一位叫高俊梅的护工。在医院走廊里，她接过轮椅将孟某某推进电梯、推到病房。这短暂的路程成为高俊梅经历生死考验的开端。

国家卫生部在此前颁布的确诊 SARS 标准的有关文件中指出，SARS 病人的特征之一是发热。可是，孟某某此时没有发热，但已经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性。一个没有被认识的 SARS 病人，就这样进入了医院，通过医院的电梯、走廊，住进了科室。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病毒已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于人们面前，只是人们肉眼凡胎看不到它罢了。

16 日上午。心内一科主任刘维宇带着研究生刘军翔等查房，走到了孟某某床边。刘军翔原戴着口罩，刘维宇为了表示

对病患的尊重，让刘军翔把口罩摘了下来。检查完毕，刘维宇当即为孟某某下“病重”医嘱。孟某某问什么时间可以为他做手术。刘维宇说由于孟某某肾功能特别差，很容易造成感染，暂时还不能做手术。

白天的值班医生是张方宁，一天无事。晚上，刘军翔值班，在查房时他发现孟某某呼吸困难，满脸绯红，就询问哪儿不舒服？孟某某回答：胸闷。在为孟某某测试体温后，刘军翔发现孟某某正在发烧，38.6℃。刘军翔当即为他做了抗炎和抗病毒处理。

夜里十一点多，刘军翔又一次走到孟某某床前。他发现孟某某在用了抗菌素后没有退烧，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恐怕这不是普通的发烧。”

“你们到底从哪里来？”在医生值班室，刘军翔严肃地询问孟某某的儿子。

孟某某的儿子30来岁，他迟疑了一下终于说：“从北京而来。”

刘军翔追问：“北京哪儿？”

孟某某的儿子答：“北京民航总医院。”

“那里有没有非典？”

“……可能没有。”

“可能没有就可能有啊！”

刘军翔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由于已近午夜，尤其是没有想到，事情竟严重到后来所发生的那样，他决定第二天早上为孟某某作X光等检查。

刘军翔后来说：如果此时能够预料到后果，他不会等到天亮再为病人做检查；如果此时像后来人们经历过生死、认识SARS的厉害那样，他不会等到天亮再向领导报告……

但是，没有“如果”。

17日上午。还没到上班时间，孟某某被推到放射科作X光检查。

刘军翔心里十分不安，刚一上班就向主任刘维宇汇报。刘维宇让他把情况向感染控制科副主任陈燕通报。

陈燕一听脑袋就炸了，“病人在哪儿？”

刘军翔说：“去拍X光片了。”

陈燕埋怨道：“为什么还让他去拍X光片！？”

刘军翔解释：“夜班的时候就开了单子。”

陈燕拿了件手术隔离衣塞给刘军翔：“穿上！马上回病房开窗、消毒！”

刘军翔走后，陈燕从感染控制科所在的二楼，跑步到一楼的放射科，见里面有很多等待检查的病人和陪护人员，她亮开嗓子把众人轰了出去，然后命令一般叫放射科技师袁斌把口罩戴上。

袁斌戴好口罩，陈燕交代把孟某某的X光片拍好后，马上送四楼呼吸科副主任王火办公室。

陈燕跑进电梯，发现开电梯的姑娘没有戴口罩，就掏出一个新口罩交到姑娘手里：“马上戴上！”

医院神经科。呼吸科副主任王火正参加会诊，忽然接到了陈燕的电话。

陈燕：“王主任吗？有紧急情况找你。”

王火：“我看完病号就回科里。”

王火不知道陈燕说的“紧急情况”是什么事情，但在会诊结束后，马上就回到了呼吸科。走进办公室，他看到屋子里除了陈燕外，还有刘军翔。

刘军翔把孟某某从昨天晚上开始发烧、用抗菌素后没有退烧、血象很高等体征情况说了，又把 X 光片拿给王火看。

呈现在王火面前的是孟某某的一张双肺叶 X 光片。王火发现 X 光片上右下肺有阴影。

发烧、抗菌素无效、血象很高、肺部有阴影！这四项中除了血象高不符合国家卫生部颁布的诊断 SARS 标准外，其余三项都十分相符！

王火的脑海忽然涨潮一般掀起一阵狂澜。

“病人有没有去过疫区？”王火焦急问。

刘军翔说：“去过。王主任，你考虑这个病人是不是 SARS？”

王火说：“我判断这个病人就是 SARS！”

陈燕急切地问：“那怎么办？”

王火果断说：“马上向上级汇报。”

陈燕拿起电话拨通了医教部主任田滢明的电话。田滢明听完汇报说：“你们都不要动，在那儿等着，我报告院领导马上开会。”

在去往王火办公室的路上，副院长李玉明忽然想到他的上级领导——医学院院长雷志勇的批评，赶紧掏出一只口罩戴上，见田滢明没戴口罩，就叮嘱他“马上回去拿”。

不一会儿，由李玉明、田滢明，医教部副主任陈礼明，心内一科主任刘维宇、副主任赵继红、护士长詹嘉静，及王火、陈燕、刘军翔参加的紧急会议在王火的办公室召开。

会诊的结果：孟某某被确定为高度疑似 SARS！

李玉明在会议上作出几项决定：

1. 按照规定立即将高度疑似 SARS 的病人孟某某转到天津市 SARS 定点医院，并密切跟踪诊断情况；
2. 注意全体医护人员的防护；